

“9·5”泸定地震

见证者

抗震救灾一线采访中，
那些难忘的事

9月5日12点52分，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.8级地震。震后第一时间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8位记者兵分多路，挺进灾情严重的泸定县和石棉县。

在抗震救灾一线，他们是见证者和记录者，也是震后生产、生活的亲历者。

今天，他们再次用文字“手记”的方式，将他们在灾区的真人真事、真情实感，讲给大家听——



▲记者王祥龙在抢通磨西到海螺沟的工程车上采访。



记者李庆(右一)在震中采访“锅铲”老师。



见习记者冷宇在灾区采访。



中秋节，记者王越欣(右二)在安置点采访。

我只拍下了那位父亲的背影

| 记者 李庆

9月7日下午4点，“9·5”泸定地震发生后第51小时，救援人员在甘孜州泸定县得妥镇联合村大桥附近的一处塌方体，发现有疑似生命迹象。

消息传来，我和同事立即赶往现场。晚上7点，我站在联合村大桥上，看着一台挖掘机正在山体垮塌处作业，一群救援人员站在桥头等待。一名救援人员告诉我，有可能是两辆车重叠在一起，形成了生存空间。

晚上7点半，一块黄色的车辆残片被挖了出来。“是辆皮卡车！”我自言自语。

旁边，一位50多岁的大叔闻言，说了一句：“是一辆清障车。”

我问他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：“那是我儿子的车。”

我愣了好半天。原来，地震发生后，大叔的儿子失联了，他四

处打听，终于知道儿子可能被困在联合村大桥。

我很惊讶，救援队跨越重重困难才能抵达的地方，大叔居然进来了。我告诉他，还有生命迹象，希望有奇迹。他点点头说，谢谢。

晚上8点，天空下起了雨，天色越来越暗，灯光却越来越多。公安、消防、医生……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都充满期待，有一种随时准备奋不顾身冲锋的感觉。

凉山救援队的警犬“十五”感冒了，但在大桥上，它坐得端端正正，随时等待召唤。

大叔安静地靠在桥一侧，默默注视着儿子车辆的方向。他突然走过来，问我情况咋样？我说可能还要等一会儿。他说好，转过头，又开始凝望挖掘处。我也没再问他什么，只是拍了一张他的背影。

临近晚上9点，救援前方有

人大声喊拿撬棍！一名救援人员拿着撬棍奔跑而去。

晚上9点10分，大家的心都紧了。远远看着十几个救援人员，用担架抬出一个人。还没来得及问情况，救援人员列队两排，肃立默哀……

一刹那，现场十分安静，只有石头落下声、大渡河水声。我看见大家低着头，默默往回走。

灯一盏一盏地灭了，车一辆一辆开走了，我环顾四周，没看到大叔。我眼睛有点发烫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收拾好设备准备和同事返回。

走到桥中央，我突然又看到了大叔，他独自站在那里，儿子躺在脚边。大叔没有哭，他摸出电话，打给妻子：“人找到了，死了。”

他语气平静，但是声音比之前和我聊天时小了很多。我转过头，不住地抹眼泪。

小嘉懿和妈妈，与我和妈妈

| 记者 王祥龙

9月6日中午，经历多次失败尝试后，通往甘孜州泸定县磨西镇共和村的救援索道终于架好了。4岁男孩小嘉懿，成为“水中孤村”共和村第一个乘溜索被救出的人。地震发生后，被困在共和村的超过1000人。

小嘉懿从溜索下来，我的镜头跟着他。他的妈妈拎着外套，也跌跌撞撞朝孩子跑去。她蹲下身子，一把将孩子抱在怀里哭了起来，并问孩子“害不害怕？”“不害怕呀！”小嘉懿回答道。

看到眼前一幕，我的鼻子酸了，感觉眼泪快流出来了。我忍

了又忍，直到把这一幕拍完。

为什么我的感触如此深？不仅是因为我有孩子，还因为14年前，在“5·12”汶川地震中，我和妈妈也有类似经历。

大概是“5·12”汶川地震发生后半个月，有传言绵竹市清平山中的堰塞湖即将溃坝，会有洪水把家淹没。

院子里的女人们做了决定，包括我妈妈，把家中值钱家当用麻布袋装好，捆在一起，然后用房屋垮塌的砖石压在口袋上，似乎这样就可以让家当不被洪水冲走。

收拾妥当，妈妈把我叫到身

边，拿出家里存折。妈妈说：“娃儿，这里面有几万块钱，你拿着，你会游泳，活下来几率更高。如果安全躲过洪水，你就去山西找爸爸，不要管妈妈……”

从小到大，爸爸长年在外地务工，是妈妈一直照顾我。听完妈妈说的话，15岁的我抱着妈妈，两人号啕大哭。我说：“不，咋可能不管你，我哪里都不去。”

最终，洪水没有来。

9月6日下午，在磨西镇安置点，小嘉懿一家领到了帐篷，一家人将暂时在这里，开始新的生活。

没有哭声，只有满眼泪水

| 见习记者 冷宇

9月6日下午1点过，震后第25小时，我抵达雅安市石棉县城。救援车辆在街上回来回穿梭，直升机在头顶飞来飞去，县城外的乡镇和村子里，情况不大好。

下午4点半，在石棉县人民医院，我见到了第一个采访对象——一位地震时被砸伤的男人，他是从石棉县王岗坪乡连夜转移出来的。王岗坪在哪里？他说，距县城大概40公里。距离震中泸定磨西镇约20公里。

地震发生时，他再多跑一步，就可以从家中跑出来。但房子晃

得很厉害，刚到门口，他没站稳，整个人仰过去，背砸在门口椅子上，疼得厉害，左肩和腰部也骨折了。

他本人没有更多故事。我多嘴问了一句：“你的家人和邻居们都还好吗？”

他没说话，只是用右手把口罩往上扯了扯。

缓了一会，他还是断断续续地跟我说了。原来，包括亲眼目睹和听说的，他有3位邻居在地震中遇难，有老有小。他说，在乡卫生院，邻居家一个2岁多的小女孩，地震中受伤，后抢救无效离世。

说到小女孩，他把口罩上沿扯到眼睛处，擦着眼泪。没有哭声，也没有豆大的泪珠，但泪水不停在他眼里蓄满，又一点点被他擦掉。

我也不再说话。之前还活蹦乱跳的小生命，转眼就永远离开，任谁也难以接受……

等了一阵，我掏出纸巾，递给他，说了几句安慰的话。真的，没什么用。我甚至觉得，“一切会好起来”的话，有些漠视他的悲伤。

震后72小时，那个中午，看到一句话，“四川朋友，好好生活”，我没绷住，也哭了。

地震后，他背着妻子走了一夜

| 记者 王越欣

9月7日，在雅安市人民医院，我采访到了甘孜州泸定县得妥镇湾东村44岁的村民沙布马哈。地震发生后，他们夫妻俩因受伤被直升机转运就医。

见到沙布马哈时，他正在医院7楼的神经外科治疗，妻子达尔么受伤较重，在楼下心胸外科治疗。

沙布马哈的主治医生告诉我，他额骨骨折，身上多发软组织损伤，但好在伤情并不是很重。护士说，“他的伤，是为了救妻子造成的。”

地震发生时，沙布马哈和妻子正准备前往离家3公里外的地里收玉米。走在前面的妻子不幸被滚石和倒下的树木砸伤。

“整座山都在垮塌，到处都是飞石，太吓人了！”沙布马哈没有

躲避，第一时间跑去救妻子，不幸被飞石砸伤。随后，他扶着昏迷的妻子躲到一个小山包后，看着山上的石头从眼前不停“飞过”。

沙布马哈说，真正让他感到绝望的，是他背着妻子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求援，但走到天黑都没能找到人。

“我的头被砸中，血流了一脸，实在背不动了，后来还好遇到了侄子，他帮我背了一段路。”沙布马哈说，当晚，他们找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休息，但没有食物和水，他心里已做了最坏的打算。“死也要死在一起。”

第二天，三人终于遇到了村里的其他村民，得知村里设立了临时安置点，于是前往会合。再后

来，他们被直升机转运就医。

听完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，只安慰了他一句：“人平安就好。”

但好像这句安慰有些“多余”，因为沙布马哈的乐观坚强超出了我的想象。这次地震，他家房屋全垮了，养的10余头猪也不知情况如何。

“我安慰老婆，怕什么，现在政策这么好，只要人活着，总会有出路！”沙布马哈说。

大叔的地方口音很重，我有些听不懂，全靠一旁的医护人员帮忙翻译。每当看到医护人员帮忙翻译后，他都会有些抱歉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的普通话不太好。”

多么朴实而又善良的人！在那一刻，我有些想哭，多么希望：以后灾难不再，事事顺遂。